

E. L. H. 著

程希孟譯

中山文庫

第二求世界大戰之經濟後果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印行

E. E. Forwin 著

程希孟譯

中山文庫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經濟後果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  
中華民國三十五

版權所有  
印翻必究

各務  
印刷印雲白希化教  
書地書華基育  
館廠五館孟  
濟後果一冊  
Old World War  
Nov. 1937

## 譯者序

本書作者洛溫先生 (L. L. Lowrib) 為美國當代一位國際經濟問題專家。他在一九二九年著有「勞工與國際主義」一書，一九三三年與佛勒克士訥 (J. A. Flecker) 合著「美國勞工總會史」，以同情態度敘述其發展和政策，並討論其前途。一九三六年，他又和阿卜拉姆孫 (A. Abramson) 共同向太平洋學會提出一個研究報告，題為「蘇聯的經濟社會發展之現階段」。這些著述已足表示洛溫的進步立場。

洛溫是一個主張改進民主主義的學者。他熱烈支持美國的「新政」，而這種立場和他的國際觀點是和諧一致的。當一九三一年國際人士在埃及開羅舉行世界經濟社會會議時，洛溫曾提出一個「世界五年計畫」，主張各國採取共同行動以試行一套擴展經濟活動，提高生活水準的辦法，並設立一個世界設計局以指導其工作。在一種意義上，現在這本書可以說是作者那時趨向的充實與發展。洛溫近年來以專家資格，參與美國國家資源設計局的工作，同時常以私人名義發表一些討論戰後國際合作的論文，亦是依循此書所主張的民主路線，而這個路線頗可以代表美國方面關於世界改造的一派有力意見。

此書之主要目的，誠如作者在緒言中所說，不僅在研討民主主義的根本問題，並且在對「那些促成此次大戰的」，而且在戰後仍將成為實際政治問題的各種社會經濟思想與方案，「加以敘述分析和批判，以期對於永久和平之建立有所貢獻。」

這書的骨幹是將民主主義與納粹法西斯主義作一全面對照，特別着重社會經濟原則和機構問題，以說明民主世界的命運，將決定於戰後秩序之組織正不下其繫於此次大戰之勝負。正因為作者對「納粹軸心」的分析非常細密而冷靜，法西斯主義的原形乃活現於紙上。他根據事實，證明納粹法西斯的「寡頭」的社會經濟制度，縱然加上各種「自治」的外形，實在只是「一種新型」資本主義，只是「在現代技術和經濟條件下力求拓

展的帝國主義經濟制度」。如果我們讓軸心戰勝，其後果如何嚴重，納粹的「歐洲秩序」設施已有充分顯示，在今日或者不待作者的描述，已盡人皆知。但洛溫將納粹勝利對美國威脅的性質分析得那樣透澈，其幫助喚醒孤立主義迷夢之功，實不可抹殺。納粹的勝利將成爲「對美國國本及美國文明的挑戰」，因爲一個軸心支配的世界不僅在市場資源的分配和金融領導上是對美國經濟的全面打擊，並且將迫使美國在西半球非效法納粹也走排外經濟之路而自食其果不可。「所以，在今天美國儼然是與納粹德國及軸心世界勢不兩立的敵人，即令明天萬一納粹勝利，美國仍然是對它們勢不兩立的敵人。」這本書雖然寫成於珍珠港事變的前夕，它這種明澈有力的呼籲，對於加速美國正式以全力參戰的發展，無疑有其貢獻。

在經濟的寡頭制上建立政治的民主，這是西方近代民主主義的一個根本矛盾。社會的發展既已暴露了這種跛足民主的虛偽方面，時代的需要又逼着人們非設法解決這矛盾不可，否則只有讓民主世界隨着資本制度經濟的危機而動盪，以至同歸末落。如果真是這樣，那何以號召數萬萬的人流着血汗淚去和軸心作戰呢？戰勝之後又何以保證和平之勝利呢？作者也和我們一樣，把握了這個中心問題，而堅持今天我們決不可以狹義的民主主義爲滿足，再不能將民主主義局限於自由主義的傳統範圍之內，而必須把民主當作一種廣義的制度，當作一種普及人生各方面的運動，以合作的計劃的努力求其實現。民主如果要存在要發展，它本身必須有所改進。據洛溫看，由於新的社會經濟力量的興起及新的國際趨勢的壓力，民主已經在開始革新自己了。這種革新有兩個主要動向：（一）社會經濟制度之民主化與計劃化；（二）民主新潮逐漸擴大範圍而進入國際關係中。洛溫此書的最大積極貢獻，即在闡明這種轉變的必要，並促進人類以更自覺的努力完成這個轉變，以奠定新世界的基礎。從三民主義的觀點來看，作者這種進步立場在原則上是值得讚許的。

不過，在作者看來，民主革新之路不必遠求，即在資本主義的改良。他這本書的民主新論實際上大部分是資本主義修正說的發揮，雖然他不否認社會主義運動對於推進民主及刺激資本主義經濟的改變亦有貢獻（參考第五章）。洛溫這一派人士認爲西方民主國的經濟制度的基礎，一半是放任主義一半是私人獨佔。他們並且承

認這制度「已經不能適應國家生活或國際生活之需要。一九二九年至三二年的經濟恐慌，納粹主義的興起，以及此次大戰的發生，均是舊制度危機的症象與結果。」洛溫並特別指出：「各國間經濟機會的不平等和各階級間與各民族間生活水準的差異，已經種下國際悲劇的種子。」這些地方證明作者的思想是受了社會主義的影響。在今日的西方，一個完全不受社會主義的影響或刺激而主張改良資本主義的人也的確不容易發現。正統資本主義已經末落，放任主義和自由貿易已經失敗，古典派經濟學固然破產，即新古典派經濟學亦無法自圓其說，——作者關於這些方面的分析，有時和社會主義派的批判相差無幾。但他的結論則是折衷的：資本主義可以改進。只要由公衆或政府依民主原則，規定並實行一些計劃以協調各種社會目的，控制利潤的追求，並指導經濟生活使公益高於私利，便可以為民主主義建立新的社會基礎，而無須乞靈於社會主義。

洛溫不僅肯定資本主義可以改良，並且認為它已經開始改良。自一九三四年至大戰發生時，西方若干民主國例如英美，曾經努力為民主尋獲新的社會基礎之門徑：即是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試驗。這種「新資本主義」之精神在於「為私人企業定出一種社會目的，並成立一些最低限度社會標準，令私人企業遵照此基礎而進行。」其着重點在：（一）用民主程序達成社會經濟目的；（二）組織各種生產與銷售活動；（三）提倡集團間的互相容忍與合作；（四）調和個人機會與社會指導。作者很惋惜，因為民主國國內舊力量的反對，以及同樣民主方法未能應用以解決國際困難，結果這種「公衆資本主義」的運動，乃未能向前發展。

為鼓勵資本主義改良運動的繼續前進計，作者於是企圖為它建立一種理論體系。他將當代一些支持資本主義革新的經濟學說，例如英國肯因士的，加以歸納，抽出其共同要點而稱之為「新經濟學」。這種「社會動性」經濟學與舊派經濟學不同，承認失業現象和資源的棄置是資本主義的常態，並說明只有以自覺的計劃行動方能保證人人就業，恢復經濟繁榮。它堅持個人的經濟活動必須依賴集體的先見與指導，纔可以適合社會需要和社會目的。因此，新經濟學要求以國家的計劃達成社會生產因素之合作行動，而特別着重增加消費，以刺激投資，提高工資以刺激消費。作者相信，新經濟學的計劃路線，如果充分實現，小之足以穩定就業復興工

商，大之則足以爲經濟民主化建立一種理論基礎。洛溫對於資本主義改進的前途，抱有極大的希望，於此可見一斑。

依美國「新政」的成就來判斷，作者的樂觀是有根據的。不過，即以美國情形而論，新經濟學的試驗仍不完全，將來究能成功至何種程度，尚待事實的最後答覆。作者承認美國的「新政」體系含有二元主義，即是以私人企業爲主而輔以公衆的指導。在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發達的國家，這確是一種很大的改進，值得我們寄予深厚同情。至於比較經濟落後而貧窮的國家，爲發展其工業計，如果也採取二元主義的政策，則其中主導的趨勢應該是公衆控制或是私人企業，便成爲重大的問題。在這種場合，我們認爲直捷了當實行民生主義的政策，以發展國家資本和事業爲主，是正確而有利的。但就一般原則言，「新經濟學派」主張以公衆的力量控制私人的利潤追求，以全國性計劃指導經濟生活，其進步而合理則甚明顯。

同樣理由，此書主張將「新政」原則應用於國際關係上以建立民主的和平，亦足以代表當代一切進步人士的共同要求。在作者看來，國際間的經濟不平等是戰爭的一大因素。他指出一九一四年前期的虛偽的國際均衡中深藏着兩種被人忽視的弱點，即是：（一）各國的社會經濟改善漸趨停頓，（二）自由貿易的擴展給予各國的利益愈趨愈不均等。關於此次大戰的發生，他亦責備若干民主國未能實行「一些與國內改良政策相配合的」國際調整。建設性的民主原則未能推行於國際關係上，「對於今日的國際悲劇，負有不小的責任。」就是這種深刻認識，使洛溫呼籲戰後國際秩序之民主化與計劃化。

這本書對於民族平等原則相當重視。作者主張戰後的民主世界必須尊重民族間的「人性平等」。他贊成以聯邦制度及自主原則解決少數民族問題，並由國際機構推進殖民地的「行政改革」，以期達到最後的「自治」。但作者對於若干具體問題例如民族自決的實施，缺乏明確的主張。比起孫中山先生的民族平等主義來，洛溫的民族平等觀頗有遜色。他似乎不能充分把握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對立關係，所以往往將民族平等的要求與國家主義混爲一談，——如同許多西方作家一樣。

作者對於民族平等原則缺乏澈底認識的結果，使他這本書隱含一個矛盾。從作者對「英美聯邦」說的檢討看來，他似乎不贊成以歐美為國際中心的狹隘立場。他的世界「新政」建議尤其證明他是國際民主的熱烈支持者。但是他對於中日戰爭估價的模糊却有點令人驚訝。他似乎沒有完全了解中國的抗戰亦即整個民主世界反法西斯軸心的鬥爭的一面，而中西兩面的抗戰不僅休戚相關，而且價值相等。洛溫在此書最後一章中這樣說：「如果將一種世界新政的諸觀念實施於政治上，現在即宜提出若干調整辦法，主要關於遠東方面。」這些話表面上雖似客觀，實際上非常含混。當中國抗戰已經五年多的時候，這書還提議將來「召開一會議以解決遠東糾紛」。好像「遠東糾紛」不是世界「糾紛」的一面而可以單獨「解決」似的。作者當然毫無袒護日本之意。這書揭穿「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說明日本侵華對美國的威脅，均義正詞嚴。甚至他用納粹來代表軸心全體而加以抨擊，亦可以了解的。唯有對於歐亞兩戰場不分輕重的真理未能充分把握，這一點不能不令人疑心洛溫並未完全跳出歐美中心的國際觀，因為歐美中心論的一個實際意義就是說：只要解決了納粹，則中日問題可以迎刃而解，或者可以另外解決。以洛溫這樣一個忠誠而高明的民主主義者有時且不免為一種下意識的民族重輕論所累，可見最近兩年來，美英中蘇四強的平等團結，確乎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民主成就。

此書對於戰後世界設計的介紹，雖然因出版在兩年前，而不能完全，但其分析公允，仍有參考價值。作者將各種方案分為自由主義派的，社會主義派的及民主派的三大類別，尤具深意。

自由主義派的計劃大都以恢復國際自由貿易為其一種中心主張。作者對於此政策的批判異常嚴正。這一派的方案尚有數點值得注意。亦如其他設計人士一樣，此派有主張將來建立世界聯邦者，亦有贊成改造國聯者。聯邦論似為激進，但就其堅信個人企業及自由貿易經濟而言，則甚陳腐而不合時代需要。自由主義派方案大都認為現代社會的主要困難在政治方面而忽視經濟改革的迫切性。它們往往主張以英美結合為國際組織的起點或核心。我們知道，凶險的莫斯科宣言指示的途徑，已證明若干自由主義派方案是太落後了。

社會主義派的設計與自由主義派的方案有一根本不同之處。他們認為經濟的徹底民主化是和平的最大保證和最後基礎。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的全部或局部實現是國際合作和長久和平的先決條件，比較起來，戰後是改造國聯或建立世界聯邦尚屬次要問題。因此，他們往往譏笑流行的全盤設計為迂闊，高調，或欺騙。自德國侵攻蘇聯後，各國社會主義派支持抗戰的行動已與其他民主份子一樣積極，同時他們對於戰後世界的設計也表現更大的興趣。

洛溫是一個以民主設計派自居的作家，所以對於此派方案的原則，介紹得特別詳盡。此派的特色在「以實際而民主的方式，應用計劃觀念以解決世界問題。」實際上他們不過將一九三三年以來為國內問題而設計的原則與程序，移用於世界改造的策劃上。當代各民主國的設計團體大多數都屬於此派。他們一致主張為建立和平與繁榮計，（一）戰後各國必須接受集體責任以維持國際關係中的文明標準；（二）凡「特權過多」的國家，階級和集團必須願意與「太無特權的」國家階級和集團，分享若干特權。戰後秩序中的經濟政策必須完全脫離放任主義而改以計劃原則為基礎，尤其必須以人民利益為前提，發展各種國際計劃，並建立國際公共公司及國際公共委員會以實施此種計劃。這類國際的生產與貿易組織，必須放棄過去的獨佔及限制辦法，而採取增產，減價及社會服務政策。民主設計派認為這樣的國際方案和組織可以促成各地資源的開發，落後區域的經濟進步，以及國際分工的合理化。他們深信除了法西斯納粹體系應該打倒以外，各種不同經濟制度的和平共存，為實施計畫性的世界經濟之必要條件，但認為如果各國施行一種足以提高生活水準及充分利用世界資源的「經濟擴展主義」，便可以達到各種經濟制度的互相容忍與合作。為實行世界性民主設計起見，自須成立一種特殊國際機構，不過此項機構應統一於一個共同的政治組織之下。洛溫最後指出世界的民主設計「不是一種靜止性的方案，而是一種發展過程，一種行動原則。」其特色應該是在注重社會福利以刺激經濟繁榮。他對於民主設計的闡揚可謂淋漓盡致，實際上此種趨向亦確足以代表現時的主導潮流。不過，若果將一切自由主義者，尤其是社會主義派的設計，均劃出於此種潮流之外，則未免與事實不符，而且失之不公。

此書所論及的國家，除軸心外，顯然以英美為主體。但是作者對於中國和蘇聯大體上都表現同情的了解。例如，他特別提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蘇聯的憲法，「將經濟平等觀念添入民主主義」，而加以讚揚。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抨擊不啻間接為中國抗戰作道義的聲援。他深切了解蘇聯與納粹德國的根本對立，並暗示希特勒此次攻蘇殊無成功的理由：即使假定納粹獲勝，他們將發現蘇聯的經濟政治發展含有各種「基本因素」，而這些因素「將永遠使一個納粹世界統治發生危險」。

書中有專論「英國與世界改組」一章，將轉變中的英國刻畫得相當明晰。大戰發生前的十年之中，英國經濟已開始改組。工業趨於「集體的自治」；放任主義早已未落；經濟統制逐漸抬頭，戰後此種新趨勢似將加強。此次大戰促成了英國內部經濟的繼續發展。無論國外貿易或投資，均有趨重帝國內部之勢。英國的政治社會思潮亦在轉變。大戰已來，各派人士一致主張英國的社會經濟基礎必須革新，不過關於新秩序的組織與領導問題，各方意見頗為分歧，仍可分為左右中三派。作者敘述有一時期，英國人士關於戰後世界的設計多從一個假定出發，即認為「戰後的歐洲將由英國領導」。最近的事實却已顯示英美蘇將共同指導歐洲的前途。另一方面，歐洲顧問委員會之成立似乎與作者所說，英國主張建立一個「特種歐洲改造機構」的趨勢相符合。作者又指出兩點事實：（一）英國輿論大致贊成戰後成立一種世界性組織；（二）英國人士對國內改革的要求比他們對國際改組的態度，較為激進。上述的分析在今日看來，大體仍然正確。

此書主要是為美國讀者而作，對於本國的分析自然格外深刻。我們應該注意者，是洛溫的樂觀改良主義很可能代表美國人士自我批評的進步傳統。作者一方面肯定說，由於經濟恐慌及新政設施的結果，「在第二次大戰的前夜，美國的民主主義變為一種過渡的體制。」換言之，「在本質上，美國的社會經濟制度是私有企業制度，但它已經向着一種公益資本主義有所進展。」在另一方面，他不諱言美國的現代世界地位中曾經表現一種根本矛

盾。今後美國必須在國際主義貿易政策或國家主義貿易政策之間抉擇其一。無論選擇那一條路，美國必須調整國內的工業與農業；而這種調整又非增強政府對國民經濟生活的指導與計劃不可。洛溫的改良主義對國內外問題是表裏一致，於此又得一證。關於泛美團結問題，他提出五項積極政策，似足以反映美國的立場。他根據政治經濟的分析，證明孤立主義的破產，暴露新孤立主義的短視，而預示美國終須正式參戰，尤足見其研究方法之正確。

作者認為美國官方所提示的國際經濟體系，其主要內容是一種「修正的自由派國際主義，而參有勞工保護及社會安全之思想」，其成功與否須視美國能否切實解決它們的世界經濟地位中的矛盾。據洛溫看來，解決的原則不外「美國願意接受更多的外貨輸入」，以適合其債權國的地位，「並依照農業與工業的相對重要性的變動而改組國內經濟」。他支持美國的國際政策，但希望美國運用其領導力量，與其他聯合國一致減低競爭性工業關稅，並恢復大規模的對外貸款。美國的戰後方案須應付兩種反對因素：（一）為國內孤立主義可能的迴光返照；（二）各國經濟統制政策的繼續施行。但洛溫認為後一種發展「可以使美國與世界改造思潮更能協合」，因為世界改組思潮着重於國際政治與經濟行動之預先計劃。「美國的戰後方案將來必須加以修正，以期其能符合二十世紀的潮流。如果將美國新政的諸原則應用於世界局勢上，便成為修正的美國戰後方案之基礎。」我們知道，美國的國際政策大體上正是朝着洛溫預料的方向而發展。在全書的結論中，作者特別提醒其國人不要被「美國世紀」觀念，及「美國的世界使命」論所迷誤，而須努力使美國負起「世界仲裁者」的光榮任務，以期「依據更公平更自由的基礎，調整各種不平現象。」我們深信美國決不會辜負作者這種期望。

洛溫不僅對於美國前途，而且對於整個戰後世界，均抱有信心。從社會進化論者的立場，他發現戰後世界早已孕育於戰前的若干新發展中。他認為「戰爭和革命很少時候能完全解決問題，或創立完全新的出發點，只能替那些被現時既成利益或落伍機構制度所桎梏的新潮流清路而已。」此次大戰發生前的新潮流是什麼呢？就

是：（一）新興各國的工業化；（二）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和「社會保護主義」的成長；（三）獨立企業者的衰落及「經理性國家」的出現；（四）企業經營及勞工在國民經濟中勢力之發展；（五）充分利用世界資源的努力及經濟設計的擴大；（六）民族資本積蓄的刺激及新的經濟力量中心之建立；（七）對國內既成特權及對外國公司權力之反抗；（八）爭取更大的經濟安全及爭取國民收入更公平分配的運動。此次大戰不僅加強這些趨勢，並且加深各國間及各區域間比重地位的變化，例如歐洲日趨貧困，太平洋各國的地位日益重要；西半球日見團結，美國成為決定一切的最大因素。建立戰後新世界的工作主要在把握這些社會經濟及國際新因素，而加以有計劃的民主調整。洛溫認為由戰爭到和平的轉變，亦以依照戰前民主國所闡的改良路線而進行，唯新經濟秩序之建立，須遵照三大條件，即（一）私利服從公益；（二）以商討代替衝突；（三）以和平變更達成社會經濟的民主主義。作者對民主國戰前的成就似乎估計太高，但他的和平改進路線在大體上當為一切民主份子所贊同。

我們和作者一樣，亦具有「人定勝天」的信心。戰後世界重建的工作不是沒有困難和波折，但「各種衝突趨勢可以用適當的政策，加以指導與調整」，何況「兼顧客觀潮流與根本的人類理想之計劃」可以改變人類行動之路綫，引導它更合理地向人類幸福之最後目標邁進。因此，洛溫主張建立戰後的「世界新政」，並且將羅邦宣言的原則加以發揮而成為「新十四點」，作為繼續民主的歷史發展及維持世界和平之基礎。

「新十四點」在原則上頗可代表一般民主的意見。例如保證基本的個人自由權，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治，成立經濟安全憲章，維持各種經濟制度的合作共存，要求航運工業的國際化，承認各國各民族的法律平等及提倡民族間的智識合作等。其中關於國際經濟組織一項比較最為具體。作者主張戰後世界經濟設施，「由各國的經濟集團與各國政府雙方以協定予以決定，並由各種國際公共公司執行之。」洛溫於一九四三年五月份的 Survey Graphic 上發表論「聯合國共同發展經濟的機構」一文，將此原則具體化為計劃，尤足供參考。新十四點既為原則性的建議，其實際內容亟待詳密研討與修正自不待言。例如，作者提倡區域聯邦的組

織。在原則上言，此種組織亦有其必要與便利。我們可以想見作者心目中有一個泛美聯邦。將來的重要問題是如何設法使若干區域性組織從屬於整個世界機構，而不至讓各區域尾大不掉，或彼此磨擦。甚至將來的區域性組織是否必須採取聯邦那種硬性形態，亦大可考慮。

關於新的世界組織問題，作者主張成立六個主要機構。其中第一項機構與現時已經開始的國際救濟善後總署頗相近。「世界經濟發展組織」，機構龐大，職務宏重，似為作者計劃中的重心所在，實具卓見。殖民行政部與教育娛樂部均列於主要機構之內，足見作者之重視民族及文化問題。常設世界和平會議與世界會議之並立計劃亦值得注意。前者處理國界，裁軍，少數民族等問題，後者則主持其他五種機構的聯繫，並象徵人類的團結，但權力只限於向五種機構建議。這個計劃是介於改造國聯和建立世界聯邦之間的，依現在國際條件來觀察，這種折衷的解決亦最切實。作者堅持將來各機構須有廣大的代表性，並須與各國人民保持密切接觸，如果此點主張見諸實施，足以改正國聯的缺點。至於計劃中的分立原則，例如各部門相當獨立進行工作，而且須避免集中於一地，在一定程度內是值得採取的。洛溫計劃的一個中心意義在它的漸進主義。各種機構將按照實際的情形而次第成立，俟五種主要機構的工作展開，而國際組織的職權逐漸擴大時，可望演進成為一個世界聯邦。這種漸進原則是與民主國領導戰後世界改組的實際趨勢，大體符合。

這樣，我們可以知道，此書的內容遠較書名所顯示者為豐富。其價值如何，讀者見仁見智，各自有其衡量。我們却不能不將其優點或貢獻略加指述。洛溫此書說明了法西斯主義對此次大戰的責任，但亦責備西方世界過去的「深遠矛盾及錯誤領導」。它為民主前途作了有效的辯護，但對於舊式的民主主義亦有所控訴。它證明了正統資本主義的必然末落。它對「新資本主義」的鼓吹雖然有點誇張，但它為對「民主理想中尚未實現的革命要素」——經濟平等所作的呼籲却很有力。無論如何，它深刻指出，此次大戰的根本意義，在決定人類的生產力量與文化精力之組織是否「將為人類幸福計而求新的進展，或是為若干種族與社會集團增加其對人類的剝削。」它詳細說明了世界正在向着進步和民主而前進；人類自覺的計劃的努力將保證正義與和平的勝利。

它給予孤立主義以嚴正的打擊，並指示美國的光榮使命在領導世界合作改進。它對於各種戰後國際方案的介紹和批評，頗有價值。它關於戰後世界改組的建議，在原則上亦能反映時代的潮流。這書雖然有若干缺陷如我們所指出的，在大體上仍不失為一本足以啓迪人們思考的成功著作。

三十三年二月於白沙。

# 目次

## 譯者序

## 緒言

## 第一篇 納粹的背景

### 第一章 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

一 「血統神話」

二 德意志（日耳曼）民族的統一

三 極權主義國家與個人

四 寡頭與領袖

五 理論與實用的能動主義

### 第二章 德國的經濟組織與政策

一 納粹政綱的「二十五點」

二 世襲的農民

三 農業自治團

四 農村定居與農場勞工

五 工商業自治團

六 卡特兒

七 價格的規定.....	二九
八 對外貿易的統制.....	三一
九 自足經濟與經濟設計.....	三三
十 勞工的分配與工資的穩定.....	三七
十一 利潤的限制與投資的管制.....	三九
十二 勞工陣線.....	四一
十三 德意志式社會主義？還是國家指導的資本主義？.....	四五
第三章 德國的新帝國主義.....	四五
一 地緣政治與「生存空間」.....	四五
二 大空間、大民族、大強國.....	五〇
三 德意志主義與國際公法.....	五一
四 軍國主義的經濟.....	五三
五 德國的「世界使命」.....	五五
第二篇 民主的背景.....	五九
第四章 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則.....	六五
第五章 民主主義的社會經濟基礎.....	六五
一 放任主義（自由經濟）與古典派經濟學.....	六五
二 組合資本主義與社會統制.....	六七
三 經濟的擴展與民主的進步.....	七一

世界關係中之民主觀念

八四

自由主義式的民族主義與自由貿易式的國際主義

八五

民族主義式的民主主義與經濟帝國主義

八九

一九一四年前的國際均衡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九四

國際聯盟的興起與衰落

九四

「新國際主義」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〇六

### 第三篇 如果納粹勝利

一〇九

從「中歐帝國」到一個德意志式（日耳曼）的「新歐洲」

一〇

歐洲的「大空間經濟」

一四

三納粹統治下的歐洲貿易

一五

以德國馬克為「最高通貨」

二九

二納粹型的世界經濟

三四

一歐洲的奧達基與世界經濟

三四

二世界貿易的「新體系」

三六

三黃金的地位

三八

四德國的經濟霸權

四一